



郑吉在西域

中国正史资料。记述了汉朝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在西域的历史活动。对研究汉朝时期西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曰：“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憙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秋收）[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车师旁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车师王复自请击破金附。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东奏事，至酒泉，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吉还，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得降者言，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果遣骑来击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吉上书言：‘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公卿议以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者。诏遣长罗侯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车师王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遣使上书，愿留车师王，备国有急，可从西道以击匈奴。汉许之。于是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后汉使侍郎殷广德责乌孙，求车师王乌（孙）贵，将诣阙，赐第与其妻子居。是岁，元康四年也。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西汉时期西域各国简史

中国正史资料。记述了西汉时期西域各国的历史文化。对研究西汉时期西域历史

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西与且末接。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蒲类国

中国正史资料。记述了西域蒲类国情况。对研究汉朝时期西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曰：“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胜兵七百九十九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蒲类后国

中国正史资料。记述了西域蒲类后国情况。对研究汉朝时期西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曰：“蒲类后国，王去长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户百，口千七十，胜兵三百三十四人。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车师前王国

中国正史资料。记述了西域车师前王国的情况。对研究汉朝时期西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曰：“车师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故号交河。去长史所居柳中八十里，东去洛阳九千一百二十里。领户千五百余，口四千余，胜兵二千人。后王居务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领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北与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后部西通乌孙。建武二十一年，与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还之，乃附属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汉取伊吾卢，通西域，车师始复内属。匈奴遣兵击之，复降北虏。和帝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车师震慑，前后王各遣子奉贡入侍，并赐印绶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纁欲废后部王涿鞬，立破虏侯细致。涿鞬忿前王尉卑大卖己，因反击尉卑大，获其妻子。明年，汉遣将兵长史王林，发凉州六郡兵及羌（虏）胡二万余人，以讨涿鞬，获首虏千余人。涿鞬入北匈奴，汉军追击，斩之，立涿鞬弟农奇为王。至永宁元年，后王军就及母沙麻反畔，杀后部司马及敦煌行事。至安帝延光四年，长史班勇击军就，大破，斩之。顺帝永建元年，勇率后王农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发精兵击北虏呼衍王，破之。勇于是上立加特奴为后王，八滑为后部亲汉侯。阳嘉三年夏，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于阾吾陆谷，坏其庐落，斩数百级，获单于母、季母及妇女数百人，牛羊十余万头，车千余两，兵器什物甚众。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捍，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侯、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秋，呼衍王复将二千人攻后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将三千余骑寇伊吾，伊吾司马毛恺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悉为所没，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四千余人救之，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闻而引去，汉军无功而还。永兴元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侯严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后部侯炭遮领余人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诈降。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东且弥国

中国正史资料。记述了西域东且弥国的历史。对研究汉朝时期西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曰：“东且弥国东去长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阳九千二百五十里。户三千余，口五千余，胜兵二千余人。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其所出有亦与蒲类同。所居无常。”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蒲类国

中国正史资料。记述了西域蒲类国的历史。对研究汉朝时期西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曰：“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东南去长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阳万四百九十里。户八百余，口二千余，胜兵七百余。人。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好马。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南去车师后部马行九十余日。人口贫羸，逃亡山谷间，故留为国云。”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移支国

中国正史资料。记述了西域移支国的历史。对研究汉朝时期西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曰：“移支国居蒲类地。户千余，口三千余，胜兵千余人。其人勇猛敢战，以寇钞为事。皆被发，随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与蒲类同。”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汉朝经营西域

中国正史资料。记述了汉朝经营西域的历史。对研究汉朝时期西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曰：“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朝廷下其议。尚书陈忠上疏曰：‘臣闻八蛮之寇，莫甚北虏。汉兴，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愤怒，深惟久长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当斯之役，黔首隕于狼望之北，财币糜于卢山之壑，府库单竭，杼柚空虚，算至舟车，费及六畜。夫岂不怀，虑久故也。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特，鼠窜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蕃臣，关徼不闭，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孰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

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脩,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帝纳之,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顺帝永建二年,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岭已西遂绝。六年,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阗所没。永兴元年,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虽有降首,曾莫惩革,自此浸以疏慢矣。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尚书富宁安为靖逆将军

康熙五十六年(1717)三月戊寅。以尚书富宁安为靖逆将军,公傅尔丹为振武将军,散秩大臣祁里德为协理将军,分路进兵击贼。先是,富宁安疏报:巴里坤一路,选兵八千五百,分两路袭击策妄阿喇布坦边界、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处。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进兵

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月己亥。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进兵。富宁安疏言:臣等选兵八千五百,分三队往乌鲁木齐袭击。首队兵令散秩大臣阿喇衮等领之,自领二队,都统晏布等领三队。各持六十日口粮,依次前进。闻伊勒布尔,为策妄阿喇布坦汛界。即令阿喇衮等,于所领首队兵选五百人,夜行昼伏,往擒其守汛者。又调延绥总兵官李耀,尾大军后,于色毕特、乌兰乌苏等要地,设营防守。李耀标下兵少,请拨巴里坤五百助之。并令侍卫哲尔德等,往会阿尔台一路将军,约期并进。旋据阿尔台将军傅尔丹等复言,彼路曾奏令原拨兵,由布鲁尔、布拉罕、额林哈毕尔噶三路进发。今巴里坤既分三队往袭乌鲁木齐,则彼路所拨额林哈毕尔噶之兵,可勿往,即以益布鲁尔、布拉罕两路,令俟巴里坤进兵之期同发。亦各携六十日粮,至额尔齐斯河、乌图等处,相机袭击。议政大臣等议,如所奏行。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

擒贼于乌兰乌苏及通郭巴什

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辛未。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擒贼于乌兰乌苏及通郭巴什。富宁安疏言:臣等分兵三队,于六月二十六日由巴里坤进发。令散秩大臣阿喇衮等率兵一千三百余为首队,往击厄鲁特边境,擒其生口。臣统大兵尾其后,于七月初四日,将至阿克塔斯。据阿喇衮报言,我等率兵夜行昼伏,初三日至乌兰乌苏,擒获策妄阿喇

布坦哨兵二人,一人名阿筹拉克,一人名吹扎卜,应即槛送京师。以此二人熟识路径,臣等方率兵前往袭击,暂用为向导,行且遣还所部,宣谕圣训,或前途更有俘获,令归宣谕,即槛送二人至京,俟臣等至乌鲁木齐后,酌量而行。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报进兵日期

康熙五十九年(1720)六月癸卯。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报,进兵日期。靖逆将军富宁安、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疏报:巴里坤、阿尔台两路驻兵之处,雨水调和,兵马腾壮。又侦探沿途,并有水草,当如原议,进击贼境。巴里坤兵于七月初一日启行,阿尔台兵于六月十六日启行。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七)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败贼

康熙五十九年(1720)八月甲辰。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败贼,擒其酋都尔伯特台吉垂木拍尔。富宁安疏言:臣于七月初一日,率袭击兵七千启行。初二日驻度集,选精兵一千,轻骑趋乌尔图,昼伏夜行。初六日黎明,兵抵乌兰乌苏之源,及乌兰乌苏口、托和木图诸处,悉无贼哨,四向搜捕,亦无踪迹。初七日,驻兵乌兰乌苏口内。比暮,令一等侍卫哲尔德等,率兵赴阿克塔斯;二等侍卫克什图、一等侍卫阿玉锡等,率兵赴伊勒布尔和硕,分击贼哨。临行时,臣密嘱哲尔德等,乌兰乌苏与阿克塔斯,相距七十里,与伊勒布尔和硕,相距百余里,尔等至阿克塔斯近地,潜兵以待,度克什图兵,已至伊勒布尔和硕,即发兵合击之,慎勿急进,令贼人觉。又与克什图等约,令沿戈壁边界进兵,于天未明时,即抵伊勒布尔和硕,围击贼哨。臣率署前锋统领法璘,副都统常寿等继进。初八日,侍卫哲尔德等击阿克塔斯贼哨,贼惧甚,望风走。我师急追之,获一贼,余入深山溃散。侍卫克什图等,击伊勒布尔和硕贼哨,见贼有马在谷中。阿玉锡率十余骑入谷,夺贼马百余匹而还。贼以我兵掩至,据高山险绝处,藏身树石间,发枪抵拒。克什图等率兵奋击。阿玉锡冲入贼中,手刃三人。我兵杀贼三十余人,生擒二十四人,所获马匹器械,臣即以分犒官兵奋勇者。擒获贼酋都尔伯特台吉垂木拍尔,以身负重伤,暂送巴里坤副都统雅图营,俟师还,即槛送垂木拍尔至京。余贼槛送与否,请旨定夺。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七)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凯旋回营

康熙五十九年(1720)九月壬申。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凯旋回营。富宁安疏言:臣于七月十八日,至乌鲁木齐,不见贼哨,即遣兵遍索,亦无踪迹。有乌鲁木齐及喀什噶尔诸处逃出回人,先后来降。询以策妄阿喇布坦消息,据言,若等乃哈密属人,为贼所掠。是月十一日,贼目彻格尔得,自伊勒布尔和硕奔还云。天兵已至,台吉垂木拍尔所率兵,剿杀无遗,以故乌鲁木齐所居垂木拍尔属人,及厄鲁特众,各震骇奔窜,若等乘间逃出来降。又言乌鲁木齐今年旱,牲畜死者甚多。臣遣人详悉侦探,与回人言无异。其

阿喇衮袭击吐鲁番兵,先于七月二十四日至乌兰乌苏。臣所领兵于八月初二日亦至乌兰乌苏。初三日合兵凯旋。初十日,抵巴里坤。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七)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败贼于吐鲁番

康熙六十年(1721)九月癸丑。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败贼于吐鲁番。富宁安奏言:据散秩大臣阿喇衮报,九月初八日,探知策妄阿喇布坦遣人犯吐鲁番城,即派侍卫克什图等,率兵迎战。阿喇衮亲率官兵尾其后,至中途,见贼二千余人,与克什图兵列阵交战,遂以所领策应兵,分为三队奋勇冲击,贼不能敌,败入林中。官兵追剿入林,贼复弃骑步战。我师枪炮齐发,擒杀贼百余人,获军械马匹无算,贼众奔逃。我师追捕数十里,因时已薄暮,不便深入,乃派公巴济等,率兵五百,伏林中,侦探防守,余兵撤还。伏思吐鲁番地,恐贼人窥伺,已先奉旨添兵驻扎,今果如圣算奏捷。请于科舍图驻处,增兵三百,防贼人由戈壁犯我哨汛。且科舍图、鄂隆吉,地近阿尔台,有事接应调遣尤便。又前以阿喇衮报,今冬雨雪时,欲进兵袭击,故疏请移驻伊勒布尔和硕,为之声援。今贼人败溃,尽知我师在吐鲁番诸处,其边境必惧而防守,未可袭击。阿喇衮兵,今冬宜姑缓勿进。臣仍统兵驻巴里坤,俟来年大举进剿。议政大臣等议:如所奏。奏入。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九)

岳钟琪奏军机事宜十六条

雍正九年(1731)二月癸丑。飭谕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岳钟琪奏军机事宜十六条。一、吐鲁番地方饶沃,宜广屯种;一、吐鲁番通伊犁路,为逆夷出入咽喉,宜设卡伦;一、准噶尔所属回人,宜先收抚;一、巴里坤等处,宜多驻兵,以分战守;一、出兵袭击逆夷,使不得驻牧;一、驻吐鲁番兵丁,宜酌驼马定数;一、领兵官,宜增拨遣;一、牧放牲畜,宜严防范;一、酌增羊只,以裕兵食;一、巴里坤新城,宜多积粮石;一、绿旗兵余丁,无庸增设;一、酌增车兵、器械;一、酌移驻吐鲁番定期;一、办运屯田农具籽种;一、联络吐鲁番、巴里坤声息;一、预筹进剿兵数。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二十一)

岳钟琪遵旨袭击乌鲁木齐

雍正九年(1731)八月甲寅。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言:臣遵旨袭击乌鲁木齐,于七月十二日,自巴里坤启行,经行伊勒布尔和硕,五百余里,直至穆垒河,并无贼垒。于二十三日,臣统领大兵,至阿察河,有贼夷数百,来诱我师。臣即直前迎击,贼人败走,追至额勒穆克河,有贼三四千人,隔河踞山,分兵为三队。臣先令总兵官张元佐等,率步兵为右翼,提督纪成斌,率马兵为左翼,总兵王绪级、曹勳等,率兵由中路策应。又令参将黄正位等,率勇健兵,从北山抄袭贼人之后。官兵争先并进,攀援山梁,直冲贼队。自辰至午,尽夺其所据山梁。贼往西遁逃,杀死者无算。会日暮途险,未可穷追,即扎营留驻。二十四日,奉上谕,令臣略行袭击,即撤兵回营。臣追贼夷,距纳林河不远,计两日可至

乌鲁木齐,而乌鲁木齐附近,贼皆远徙,深入无益。臣于七月二十五日,统领大兵归巴里坤,仍按程伏兵御后。臣遵旨袭击并旋师日期,合行奏闻。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二十五)

准噶尔虽议和但定界之事尚未完结

雍正十三年八月壬辰(二十六日 1735. 10. 11)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军机大臣,署大将军查郎阿奏称,前至肃州,与刘于义将应办事宜商定后,伊进京请训再赴任所等语。准噶尔虽经奏请遣使议和,但定界之事尚未完结,不可遽谓和好,今遭皇考大事,准噶尔闻知,又生别心,亦未可定,两路大兵,尚宜防范,断不可疏忽,著查郎阿仍暂掌大将军印,驻扎肃州,与刘于义公同商酌办理军务,俟准噶尔使臣来到,事情大定之时,再赴西安。现今留驻巴里坤、哈密兵一万二千名,倘有不敷堵御防范调遣需用之处,将撤回兵内,未经远去可以赶令等候者,著查郎阿等酌量办理具奏,若已经远去者,不必止住,如伊身有应往军营办理之事,即一面奏闻,一面前往。军务关系重大,将军大臣等荷蒙皇考付托重任,将军务慎重周详,妥协办理,即属效力国家,即为仰报皇考殊恩,愈于叩谒梓宫,著密行移知查郎阿,不必请谒梓官,其北路大将军平郡王等处,亦著密行移知,令伊等将军前一切事务,公同一意酌量办理,务令预备妥协,坚固防守。

(《清世宗实录》卷1 页149)

查郎阿等覆奏巴里坤哈密留屯兵事宜

雍正十三年九月乙丑(二十九日 1735. 11. 13)(是月),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等遵旨覆奏,巴里坤、哈密留屯兵一万二千名,恐不敷堵御防范调遣之处,谨悉心酌议,与其止住进口之回兵,不若整顿挑派之战兵,请先在肃州镇标挑派二千名,甘省提标挑派三千名,凉州挑派四千名,西宁挑派四千名,宁夏挑派一千名,河州挑派五百名,固原挑派二千名,应需马驮,除各兵原有牲口外,其不敷者,即于军需马驮内,各按兵数酌给,并于口外安西镇标属暂挑二千名,或猝有需用,则口外口内预备之兵,即可接续前往策应。得旨,览奏具见公忠为国,料理甚属妥协,卿自办理西路军务以来,原蒙皇考嘉奖,益当勉力,始终如一,方能不负知遇之恩也。

(《清世宗实录》卷3 页199)

自洪郭尔鄂隆撤还京兵

雍正十三年十月丁亥(二十二日 1735. 12. 5)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覆,平郡王福彭等奏请,自洪郭尔鄂隆撤还京兵,及巴里坤撤还打牲乌拉兵,各增管辖官员一折。前以大兵进剿,故额驸策凌等有兵丁编队、增委各官之请,今大兵已撤过半,所有留驻兵丁无庸增委,平郡王所奏过多,请令大将军量减,已委者于缺出时扣除。从之。

(《清世宗实录》卷5 页243—244)

定边大将军公庆复等具折请安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乙未(三十日 1736. 2. 11)(是月),定边大将军公庆复等具折请

安。得旨，朕体安，尔等好。据奏，哈[噶]尔丹策凌之使臣充奇纳喀等，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自巴里坤起程来京，事体情形，可以顺竣，此者赖皇考在天之灵，仰邀天恩，垂佑后人深思，朕甚怆怀，且加感悦，是以特降谕旨，令额驸策凌，率领王丹津多尔济，酌议定边一切事宜，额驸策凌来京后，大将军庆复仍小心防范，不得稍有疏懈，与副将军等一心防守，平日无事时尤当警备。朕所悦者，并非为伊请和，自此无事，况两国和好之名，朕尚不准，朕仰赖天恩，为中国之主，岂屑与伊微小部落台吉和好耶，但息兵乃仰体皇考抚恤生灵至意，朕所悦者也，故朕但议理政事耳。

(《清世宗实录》卷9 页336)

请仍于哈密地方驻兵五千

乾隆元年正月丙午(十一日 1736.2.22)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等奏，巴里坤撤兵后，请仍于哈密地方驻兵五千，应即于甘、凉、西、肃、安西各提镇兵内派出更换，布隆吉、赤靖等处应分驻五千，于内地标营兵内轮班派往，安西镇营向有分防汛守，加以肃州甘凉原设战兵，及分驻凉庄满兵，以之接应口外，兵力已属宽裕，原不在安西防兵之多寡，俟数年后边界大定，或应量减，则将布隆吉、赤靖等处防兵陆续议撤，哈密距安西甚远，不可无重兵弹压，此五千驻兵，应永远分驻，以靖边徼。下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行。

(《清高宗实录》卷10 页341—342)

巴里坤议撤官兵事宜

乾隆元年三月癸丑(十九日 1736.4.29)(总理事务王大臣)又议覆，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言，巴里坤议撤官兵，有新设勇健营兵一千一百余名本无营汛，应令各归本省，分别拨补挨补，愿退者听，生事者斥，撤归时请以原领将弁分领约束，沿途口粮一切如例支领，其将弁到省，照衔补用。应如所请。从之。

(《清高宗实录》卷15 页411—412)

巴里坤兵应于六月初十后撤回

乾隆元年三月乙卯(二十一日 1736.5.1)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覆，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等奏，巴里坤兵丁，应于六月初十后次第撤回，派赴哈密之甘凉西肃兵五千，应于四五月分起出口，五月内到齐，仍分一千驻塔尔纳沁，一千驻三堡沙枣泉，余三千俱驻哈密，所有应撤之兵，即分起分路撤回。又分防赤靖等处兵五千，应于督标、固原、延绥、宁夏、河州五处兵内派往，俱于六月初间次第出口，六月望间各到驻处。大营撤回之兵，令口外各卫所及口内沿途州县，给车辆口粮如例。又大兵全撤之后，应于马莲井子以东，星星峡以西，分别安设马塘递送文报，所有口外军台即行全撤。均应如所奏。至西北两路卡伦台站，原以彼此通信，大兵虽撤，仍有驻防，应照旧接续安设，未便如所奏一并撤回。得旨，依议。

(《清高宗实录》卷15 页413—414)



西陲自用兵以来军需浩繁

乾隆元年八月戊辰(七日 1736. 9. 11)谕,西陲自用兵以来,军需浩繁,有司承办匪易,其中实有浮冒情弊者,自应著落赔补,若事属办公,情有可原者,则当开恩宽免,以示体恤。朕闻甘省地方,前因岳钟琪檄令预备喂养马驼草束,有司不得不遵照办理,后因买备多余,责令变价还项,而露积日久,草已霉烂,随经岳钟琪有请照烧柴变价之奏,又经许容有十分豁免三分之请,朕思草束岂能久留,事历多年,必至腐朽,州县实多赔累,著署总督刘于义悉心确查,除从前已经完补外,其现在著追者,即全行豁免。又闻巴里坤驻兵时,岳钟琪檄令临、巩、甘、凉等府买驴三万头,以抵羊只之用,后因驴头不能远行,将各州县解过驴一万四千余头,止收六千余头,其余托言瘦小,退回变价,所有沿途喂养草束,俱不准开销,今价值尚未清结,州县实属赔累,此项亦著刘于义确查,将应行豁免者全行宽免,俾州县等同受国恩,益得尽心于职守,以昭朕优恤甘省有司之至意。

(《清高宗实录》卷 24 页 550—551)

哈密等处俱有驻防官兵

乾隆二年十月丙戌(二日 1737. 11. 23)兵部等部议覆,大学士管川陕总督查郎阿等疏称,口外台站,前因哈密等处俱有驻防官兵,请于马莲井子以东,令安西镇安设,星星硖以西至哈密止,即令哈密派兵安设,今大营官兵既撤,毋庸绕道,查马莲井子以东一十四站,系旧时安站处,道里适均,自应仍旧,其星星硖以西,从前因官兵驻扎巴里坤,是以从中路安设,自应改安正南一路,由沙泉子直至哈密,路近而便,每站派兵四名,字识一名,共安马一百二十四匹,又令安西、哈密各派千总一员,驻扎巡查,并安驼只,及支销兵马粮料各事宜。均应如所请。从之。

(《清高宗实录》卷 54 页 903)

遣往准噶尔阿克敦等即日至巴里坤

乾隆三年十月丙申(十七日 1738. 11. 28)谕,据额駙策凌奏称,遣往准噶尔侍郎阿克敦等,与噶尔丹策零使臣哈柳等,于十月二十日左右可到巴里坤,此次遣使之事,其始原系额駙策凌办理,现在军营无事,且夷使至京,尚有应议一切,著额駙策凌于十二月初十日后,夷使未到之前,按程至京,其将军印信,著暂交雅尔图护理。

(《清高宗实录》卷 79 页 241)

询问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怎回藏缘由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十一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玉保、索拜等奏报询问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怎回藏缘由。文曰:“为奏闻询问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携至藏地拟留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怎情形事。臣等抵藏,问喇嘛罗布藏丹怎,尔系何人之属,因何去往准噶尔地方,年岁为几,在彼处共住几年。据供称,我原为喀木地方人,本年五十岁,戌年准噶尔策零敦多卜掳掠藏地,为给策妄阿

喇布坦送信,由哲蚌等四大寺每寺抽调喇嘛各一名,作为使臣遣派,我随我之师傅喇嘛根敦达克巴前往。抵达彼处后,策妄阿喇布坦留下我等不令返回,共住二十六年。本年乘准噶尔地方派使至藏熬茶之便,经告请我之经师,转告噶尔丹策零,将我遣返藏地。等语。又问,尔抵彼住有二十余年,尔之师傅喇嘛代尔恳求噶尔丹策零遣返,以此观之,噶尔丹策零定有吩咐尔之言,尔现抵此,已为我等之人,其如何训示于尔、吩咐探取何等消息之处,均皆如实相告。答称,酉年命台吉车布登率兵三千,往略阿布达喇克尔德木回子部落,因阿布达喇克尔德木地方炎热,准噶尔出征人等均皆染患痘症,败给阿布达喇克尔德木部落人等,折损兵丁一千五百余名,其余兵丁身患痘症返回游牧,传给游牧人等,痘疫流行,殪没者极众。故此,噶尔丹策零惧而领其妻孥及喇嘛等,移住博罗塔拉地方回避,不见任何人。我来时,未见噶尔丹策零,据吹纳木喀转告我称,噶尔丹策零之言,兹将尔遣返原籍,尔可随同我等之使臣前往,行抵彼处之后,凡事皆以实相告,不得贬低我等,亦勿颂赞我等,此外并无训导尔之言。而后将我与使臣一同遣回,并未令我探取土伯特人等消息。在来途,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曾训导我曰,俟抵西藏,即言准噶尔大败哈萨克人等,擒获其头目阿布勒,掠得大量人畜,其实哈萨克人等并无败于准噶尔之处。末年抑或申年,噶尔丹策零派兵近三万名,交付小策零敦多卜、车布登、噶尔丹策零之子喇嘛达尔扎等,往征哈萨克。行抵哈萨克边界,驻兵近三年,无功而返。沿途虽遇见哈萨克小头目阿不拉之近百人掳掠而来,然准噶尔人等大为困顿,大半徒步返回。诚有噶尔丹策零吩咐之言,焉敢匿而不报。酉年噶尔丹策零派兵三千,以斋桑霍托拉、拉苏荣等为首,往征巴达克山部落,霍托拉等为巴达克山部落所败,折损兵丁二千五百余名,斋桑拉苏荣被伤返回。前年齐默特等返回游牧,告噶尔丹策零称,此次我等至东科尔贸易,彼处大臣等并不妥加照料我等贸易之事,将我等关在空城之中,降低我等携往货物价钱,拖延日久,耽误熬茶之事,将我等遣回游牧。观彼处照料大臣等之情形,竟将我等当贼囚禁防范,在外看守,并无与我等交和之意。观彼处青海蒙古、内地民人等之生计,极为穷困,且较懒散,理应趁机由巴里坤、噶斯、阿里克、叶尔羌、喀什噶尔路出兵,图谋西藏等地。等因肆意编造谎言。噶尔丹策零信其所言,正商议每路调派兵丁一千五百名间,与齐默特同行之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巴雅斯瑚朗、多尔济等告噶尔丹策零称,齐默特之言均假,彼处大臣等并未为难我等,赴藏熬茶事宜所以耽搁,是乃齐默特执意不去西藏,无奈返回游牧。等因悲凄陈告。齐默特等来时携至苏木巴尔鼐之信交付于噶尔丹策零,内称,自珲台吉始,即起战乱,生灵涂炭,兹臻和睦,黄教振兴,众生安堵。有人从中挑拨,战乱再起,亦难逆料。无论如何,望噶尔丹策零三思而后行。等因。噶尔丹策零阅毕,暂罢发兵,复派斋桑吹纳木喀往请大皇帝之恩。问,苏木巴尔鼐因何得知构启战乱,如此致信噶尔丹策零。观苏木巴尔鼐致信噶尔丹策零,可谓噶尔丹策零不曾吩咐尔乎?凡事据实以答。答称,苏木巴尔鼐以齐默特返回后挑拨噶尔丹策零启衅,亦难逆料,故致信噶尔丹策零提醒,并非探取此地消息致信噶尔丹策零者。



诚有吩咐之处,我现不陈告,嗣后事发,实难担当,岂敢置而不报。等语。问,而今准噶尔人等生计如何,噶尔丹策零信赖者皆为何人,噶尔丹策零有儿子,在我边界地方驻兵与否。据供称,因连年战乱,准噶尔人等生计大不如前。先前噶尔丹策零凡事皆交小策零敦多卜办理,因有人讦告小策零敦多卜抱有叛逆之心,噶尔丹策零疑而拆散其父子,不再任用。斋桑达赖台什、托多、海尔拉图那沁、巴罕曼济皆已亡故,现任用台吉车布登、斋桑查衮、巴图鲁默德齐等人。噶尔丹策零有二子,长子喇嘛达尔扎,年十五,次子策妄多尔济,年十一。巴里坤、阿尔泰路卡伦,均各驻有卡伦兵百名。此外,并无其他见闻。等语。单独究询同行之俗人散杜布曰,尔系何处之人,因何去往准噶尔地方,至彼已有几年,尔来时,噶尔丹策零有何吩咐尔之言,据实招来。散杜布供称,我十六岁与喇嘛罗布藏丹怎一起随同我等之师傅喇嘛根敦达克巴前往,在彼同住二十六年,返回时,噶尔丹策零并无吩咐之处。余供同喇嘛罗布藏丹怎。问达希,供同散杜布。查得,去年原拉达克汗德中那木扎勒之妻布里特旺姆,以由准噶尔脱出彼等所属喇嘛噶津林沁,自幼师从班禅额尔德尼住扎什伦布寺,今因年迈怀念故土既已返回,相应请将其安置于扎什伦布寺。等因致信郡王颇罗鼐。颇罗鼐先行呈文驻藏办事大臣纪山,纪山将喇嘛噶津林沁解来藏地细究,将其同来巴珠等三人一并交付郡王颇罗鼐,嘱令从中暗加防范,不得走漏任何消息。等因奏准安置在案。臣等细究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携来留藏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怎等,虽别无他故,惟喇嘛罗布藏丹怎等系久居准噶尔地方之人,不可深信,故臣等将喇嘛罗布藏丹怎等交付于郡王颇罗鼐,嘱令照安置噶津林沁等人之例安置外,尚派可靠干练之人暗中稽查,妥为防范妄自离间传言,探取本地消息送达准噶尔人等。为此谨具奏闻。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档号:03-1742-1-32)

议定明年由阿尔台巴里坤进兵

乾隆十九年五月戊戌(二十日 1754.7.9)谕军机大臣等,可寄信麒麟保,令其告知贝勒色布腾,伊等从前所派厄鲁特兵二百名,原以备收纳阿睦尔撒纳来降,并驱逐乌梁海人等而设,今车凌、车凌乌巴什等来到,问其情形,及准噶尔来使敦多克等光景,彼处人心不一,甚属乖离,乘其不备,议定明年由阿尔台、巴里坤二处进兵,此时必须缜密,前所派兵二百名,但告以彼处现有来使,无须用兵,且令解散,俟明年再行归额出派,至差往通肯呼裕尔地方,相度伊等住扎推河等处,必致占据喀尔喀游牧,且地逼难容,明年用兵事竣,即令伊等回原游牧额尔齐斯等处居住,毋庸他徙,先将所定大局告知色布腾,俟策楞到时,一切机宜,自必告知,切宜缜密,不可泄露。所备籽种,此际如已得雨布种则已,如未布种,即令散给伊等。

(《清高宗实录》卷465 页1026)

今准噶尔达瓦齐遣使乞恩

乾隆十九年五月庚子(二十二日 1754.7.11)又谕内扎萨克、喀尔喀众蒙古王、贝

勒、贝子、公、台吉等，今准噶尔达瓦齐遣使乞恩，朕思达瓦齐系篡夺噶尔丹策零之子之人，朕君临天下，似此悖逆之徒，岂能施恩格外乎？是以前经降旨，明责其罪，并将看待其使臣之例亦较前裁减，其准噶尔之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大台吉等属下数千户人，并来归附，并冒入我卡之玛木特宰桑等已经拿获，此际达瓦齐力穷失据，且内难相寻，众心不服，失此不图，数年后伊事务稍定，仍来与我为难，必致愈费周章，且于尔扎萨克蒙古等亦多未便，是以议定，次年由阿尔台、巴里坤两处进兵五万，除此处派出之兵，将归附之厄鲁特兵二千名，并哲里木盟十旗、昭乌达盟十一旗，亦各派兵二千名，需用马驼甚多，于内扎萨克六盟，派蒙古王御前行走额驸台吉等，差侍卫官员，随带钱粮，会同该盟长扎萨克等公议采买，现在新附人等尚且争思效力，尔等世受国恩，尤宜出力，其各选所属精兵，采买马驼，诸事尽心，妥为办理，且准噶尔部落与尔众蒙古世为敌仇，不时兴戎，扰害生灵，众皆知之，今乘伊内乱，我与尔同力戡定，则蒙古部落永远宁谧，勿贪小逸而忘大利也。并通行晓谕喀尔喀部落知之。

（《清高宗实录》卷 465 页 1029）

罗布藏多尔济统领所属赴巴里坤

乾隆十九年六月庚申（十二日 1754.7.31）又谕（军机大臣等），贝勒罗布藏多尔济统领所属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名前赴巴里坤，罗布藏多尔济著赏银五百两。

（《清高宗实录》卷 466 页 1044）

厄鲁特公职衔丹拜著派往军前

乾隆十九年六月丁卯（十九日 1754.8.7）谕，厄鲁特公职衔丹拜，著派往军前，于伊属下兵内，视其汉仗好，去得者，挑取一二百名，带往车凌乌巴什游牧，一同前赴巴里坤，一切应行赏给等项，俱著照例给与。

（《清高宗实录》卷 467 页 1049）

明岁进剿准夷递送军报安设台站事宜

乾隆十九年十二月甲子（二十日 1755.1.31）兵部议覆，协办陕甘总督尚书刘统勋等题，明岁进剿准夷，递送军报，安设台站事宜：一，陕省神木县至甘省定边营，安设正腰各站二十九处，每一正站马三十四匹，腰站十七匹，其正站九处，各派千把外委一员，于延绥镇附近营汛酌拨。一，甘省口内，自宁夏至嘉峪关，安设七十六塘，正站马二十五匹，腰站十六匹，协站十四，共派千把外委四十五员，于宁、凉、肃三镇酌拨，并令三镇各派都守一员管领。一，口外，自黑山湖至巴里坤，安设二十七站，每站安马二十六匹，每三站设千把一员，外委二员，再设守备二员居适中之地稽查，于安西肃州提镇标内酌拨。以上所需马，除塘站现存及各处抽拨不敷外，飭令采买，应添夫，即行招募，夫马工料，照例支給，其各员弁盐菜银，除三镇所派都守不必给予外，口内照出征例减半，口外照例给予等语。均应如所请。从之。

（《清高宗实录》卷 479 页 1183）

谕西北两路将军等会合进剿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丁未。谕西北两路将军等会合进剿。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等奏言:臣等钦奉谕旨,俾于二月十五日以前带兵进剿,不必候西路之兵。查西路兵于二月二十八日,自巴里坤起程,至博罗塔拉,不过二十二日。北路兵于二月十五日以前,自乌里雅苏台起程,至博罗塔拉,须四十六七日。则西路兵先到十余日,北路不能驰赴,不惟孤军深入,殊属可虞,且恐贼众亦易于备御。臣等商议,不若仍令西路兵听候北路进发之后,按期前往,同至博罗塔拉,会兵前进,则军威更为壮盛,益可迅奏肤功。奏入。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六)

催趲兵丁速赴军营事宜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丁巳。定西将军永常等覆奏,催趲兵丁速赴军营事宜。永常等奏言:臣等接奉正月十一日谕旨,随移咨甘肃督抚,将应备兵丁驼马粮饷,速为妥办。其兵丁俱令于所定日期之前,赶赴军营二月初一日。臣永常、额林沁多尔济已至肃州,臣萨喇尔、扎拉丰阿陆续俱到。查察哈尔一千兵,已经久驻哈密。其厄鲁特、阿拉善各处兵丁,俱系由口外前往,想二月初十间,俱可到巴里坤。凉州满洲兵,于正月二十二日自肃起程。宁夏满洲兵,于正月三十日自肃起程,亦可按期,不至迟误。至现派满洲、蒙古哨探兵丁内,如有不能到者,臣等遵旨于绿旗兵丁内拨补。再自京来宁夏、凉州等处,教习厄鲁特枪法之健锐营护军校良音泰等十八人,俱情愿前往。臣等即带至军营,以备驱遣。臣等度量马力,极力趲行,俟到巴里坤后,将彼处办理情形,并萨喇尔等带兵前进之处,另行奏报。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

续领兵丁进发情形

乾隆二十年(1755)四月癸丑。定西将军永常疏奏,续领兵丁进发情形。永常奏言:臣于三月初九日,领兵自巴里坤起程,至十八日在阿克塔斯地方,接副将军萨喇尔等咨,现带兵向乌鲁木齐进发,可即速领兵前来接应。臣即并站星驰,今已抵察罕乌苏,距萨喇尔等所驻罗克伦地方约四百里。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

西路兵丁于二月先进数千

乾隆二十年正月癸未(九日 1755.2.19)又谕曰,刘统勋奏接准廷议,西路兵丁于二月先进数千,但索伦兵自京至军营,计程八十余站,非兼程疾驰,势难克期而至,拟即日前往甘凉一带,相度各站车骡马匹情形等语。西路先进之兵,系厄鲁特及甘凉、满洲兵,非索伦兵也,原议于三月初,由军营进发,是二月内即应齐集,而索伦等兵自京起程,长途按站次第前进,即使沿途车马无误,亦不能疾驰而至,刘统勋此奏,似属误会,但第一

二起索伦兵，业于正月初三等日起行，较原议已早半月，若至陕甘境内，再能稍为变通，酌量趲行，令早至军营，更为有益，然亦不必改安台站，多费周章，或至欲速转迟，总以妥协行为善。其甘凉等处满汉官兵，俱当及早料理，照议分起速发，听候调遣，所有起程日期，附折奏闻。再现议大兵到日，俱驻巴里坤。另折所奏，火药军装口粮等项，即应运至军营，不必更驻哈密，该督可留心督率办理，以济军资，并传谕鄂容安、鄂昌等知之。

（《清高宗实录》卷480 页5—6）

刘统勋奏酌办军务内情

乾隆二十年正月壬寅（二十八日 1755.3.10）又谕曰，刘统勋奏酌办军务折内称，凉、庄、宁夏、满洲兵，俱于二十四五日前可抵肃州，其甘凉肃一提二镇兵，亦于三月初旬均可抵巴里坤军营，前队哨探兵，原定于二月二十九日自军营起程，嗣降旨令于二月中旬进发，若三月初间始抵巴里坤，已属迟误。想奏折时尚未接此旨，接到自必遵照办理。著再传谕刘统勋，前队哨探兵丁，令其速行催调，务于二月初十日全抵军营，其后续进官兵，若可趲进，亦酌量先行数起，总以六千名为率，其余仍按站行走，不必严催，致竭马力。至官兵进剿口粮，原议俱令自行裹带，若进剿时，于自行裹带外，又复官为驮运，仍属军行粮随故套，从前岳钟琪等办理旧例，与此次轻骑捷趋，机宜殊未符合，况北路进剿口粮，俱自行裹带，而西路又官运三分之二，办理亦不画一，应速行筹画，以便捷轻利为主，西北两路亦不致参差，其所奏大兵齐集军营，所需口粮酌量运往散给，巴里坤可以不留余粮，所见尚是。巴里坤原可无庸另设仓库存贮，即有应需接济，亦可自哈密运往，料不至于有误，应照所奏办理。

（《清高宗实录》卷481 页24—25）

派往西路车凌之兵业经起程

乾隆二十年正月癸卯（二十九日 1755.3.11）又谕，据纳木扎勒奏称，派往西路车凌之兵丁二千名，于正月十六日业经起程，朕前著阿睦尔撒纳等，令车凌兵急行，遣人由西路迎接催趲，亦寄信萨喇勒矣。今车凌兵于十六日方从游牧起程，若遣人往迎，领至哈密，方赴巴里坤，未免迟误。现今大兵既进巴里坤，著寄信萨喇勒，前迎车凌等兵，令其急行至巴里坤附近居住，候萨喇勒领兵到，会同前进。萨喇勒接到此旨，速遵办理，仍拣选兵丁，即行前进，不可稍缓，朕望萨喇勒捷音，务仰体此意。

（《清高宗实录》卷481 页27—28）

官兵口粮酌议自行裹带

乾隆二十年二月戊申（四日 1755.3.16）谕军机大臣等，据刘统勋等奏官兵口粮，酌议自行裹带四十日，官为驮运八十日，其在途行走，军营驻扎，所需口粮，另自哈密运往核给等语。官兵给与驮只，即为伊等裹带口粮之用，若仍官运，何名裹带，又何用给与驮只耶。刘统勋所奏，仍系军行粮随，从前岳钟琪等所办旧例，全不合此次机宜，已于前奏降旨训谕，该协督等尚未奉到，是以仍有此奏耳。现在北路办理，俱系兵丁自行裹带，西

路自应画一,但恐西路,伊等业已传知先到之兵,应令详悉晓谕伊等错办之故,一遵北路成例办理,至官兵一抵巴里坤,即行进发,设或稍有停待,无过数日,并非久驻,刘统勋等折内所称军营驻扎口粮,亦毋庸另行筹办,可并传谕知之。

(《清高宗实录》卷 482 页 34)

先进各兵候齐集进发尚需时日

乾隆二十年二月乙丑(二十一日 1755.4.2)又谕曰,刘统勋奏,先进各兵,候齐集进发,尚需时日,不能不于裹带之外,另给口粮,以资兵食。先进兵丁,若俟齐集后一并进发,则恐行走壅滞,不若以兵到四起,约满二千名,即令带领前进,如此则声势联络,后先可以接应,亦合用兵机宜。著传谕永常、刘统勋等,所有各路应行先进之兵,到营约满二千,即照此办理。嗣后陆续到营,即陆续进发,均以二千为率。巴里坤军营无须另办口粮,再西路续进之兵,原拨一万六千名,倘前队已足敷用,可以迅速成功,不须复行多进,即将最后兵丁,酌量停止,不必拘定前数,可并谕萨喇勒等知之。

(《清高宗实录》卷 483 页 46—47)

仍由安西哈密一路安至军营

乾隆二十年二月丁卯(二十三日 1755.4.4)又谕,据刘统勋等奏,口外文报台站,从前军营旧路,由桥湾直抵巴里坤,路径久废,并无人烟,请仍由安西、哈密一路,安至军营,口外驰送军营文报,安设台站,惟在路径直捷,方免迟滞,何必定有人烟之地,若由安西、哈密一路,必致纡远,此盖绿旗将弁,安常习故,惮于迁移,而不顾军务奏报之迟误也。现在军营台站,自当仍照旧路,由桥湾一路安设,其哈密、安西军台,亦不必尽撤,著酌留十之三四,以备偶有哈密、安西文报往来之用。

(《清高宗实录》卷 483 页 49—50)

居青海或仍愿居准噶尔地方

乾隆二十年二月己巳(二十五日 1755.4.6)又谕曰,班第所奏晓谕班珠尔、纳噶察等一折,观纳噶察所告,尚属含糊,前伊奏居青海时,朕原谕以事定后,或居原处,或居青海,悉从其便,并未令其必居青海也。今称将伊属下由巴里坤迁移安插,亦与原旨未符,其安插伊等于青海之语,纳噶察曾否告知唐喀禄,亦未声明。再谕以将班珠尔封为和硕特汗,及伊等或居青海悉听其便之旨,伊等意见如何,究系愿居青海,或仍愿居准噶尔地方,著传谕班第,据实密奏。

(《清高宗实录》卷 483 页 51)

永常仍回肃州办理一应事务

乾隆二十年三月癸巳(二十日 1755.4.30)谕军机大臣等,据永常奏,自肃州前至巴里坤,即带现在兵丁进发,并咨后队带兵大臣等,兵足一千,亦即迅速前进,永常之意,特欲急进邀功,不知伊系将军,一切事务,俱应承办,刘统勋不过协同办理,乃永常诸事俱

委之刘统勋，伊之专责，似止带兵一进，余皆无涉者，殊属谬误。著传谕永常，即遵前旨，仍回肃州，办理一应事务，果能妥协，即未带兵前进，朕亦必将伊议叙，今彼处口粮既少，何必又带此无用绿旗兵汲汲先进耶。至移咨索伦兵但足一千，即行前往，此特为伊子额勒登额耳，其于事理当否，亦曾悉心筹及乎？永常务令各队兵丁仍遵前旨，量足二千带领前进，不得故违取戾。

（《清高宗实录》卷485 页72）

擒获巴朗察汉等讯问达瓦齐情形

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甲申。定北将军班第等疏奏，擒获巴朗察汉等，讯问达瓦齐情形。班第等奏言：新降台吉和通额默根，留住游牧之宰桑库本，将达瓦齐所遣阿勒巴齐巴朗察汉擒送前来。讯据巴朗察汉供，达瓦齐遣我至和通额默根处调兵。嘱云，噶尔藏多尔济差人告知，现在萨喇尔领兵七百，由巴里坤前来，和通额默根毋庸往哈萨克进兵，即在博罗塔拉险要地方，屯兵防守，沿河下游安放卡伦，侦探信息，为进战退守之计。其萨喇尔所遣之人未至伊犁，达瓦齐已移住特克斯，是以未曾遇见。伊犁旧游牧人等，俱各四散，所存无几。前此达瓦齐并未调兵，今始传檄各处，令我谕宰桑丹津、玛玛什、苏拉济尔噶尔，于伊等三鄂拓克，派兵防守闕勒奇、察罕乌苏、摩垓图岭等处。其丹津游牧处所有牲畜，去年俱被哈萨克掳掠，现在兵力无多，不过暂派百余人，在闕勒奇之东，察罕布木地方，安设卡伦，探信了望。至噶尔藏多尔济遣往之人，并非伊属下头目。一系噶勒奈特哈萨克锡喇之人，一系布鲁古特尼玛之人，特系达瓦齐饰言，噶尔藏多尔济与伊一心彼此密通信息，聊以安慰众人之意。臣等伏思，巴朗察汉，乃达瓦齐遣赴和通额默根处调兵之人，其言不无狡饰，严刑究诘，矢口不移。详阅达瓦齐谕和通额默根之书，亦与巴朗察汉所供无异。至噶尔藏多尔济，现随副将军萨喇尔领兵同进，达瓦齐扬言密遣通信，明系设计离间。臣等现将巴朗察汉严行看守。再据宰桑索萨賚，擒获达瓦齐所遣调兵之鄂勒锥图前来。臣等细加诘讯，据鄂勒锥图供，达瓦齐于三月十三日，自伊犁遣我向和通额默根等各鄂拓克，派出征哈萨克之兵，令我监看起程。有巴尔达穆特鄂拓克波斯宰桑等，各带兵数百名，陆续起程。此等兵丁，俱系前往哈萨克，并非豫为迎距大兵之用。我因在彼守候未到之兵，适值们都喀什哈信到，遂为索萨賚鄂拓克之人擒获。再达瓦齐惟知终日饮酒，诸事不理，宰桑等亦不和睦，众心离散，牲畜疲瘦，即有迎距之心，实已进退无路，难以自存。臣等随将鄂勒锥图一并严行看守。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二）

领兵自巴里坤起程向乌鲁木齐进发

乾隆二十年四月癸丑（十日 1755.5.20）定西将军永常奏，三月初九日，领兵自巴里坤起程，至阿克塔斯，接副将军萨喇勒等咨，现带兵向乌鲁木齐进发，可速前来接应，臣即驰抵察罕乌苏，距萨喇勒等所驻罗克伦约四百里。报闻。

（《清高宗实录》卷486 页90）